

苏堤春晓

西湖十景



王旭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苏堤春晓

王旭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 / 王旭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245-3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8257号

书 名 西湖十景.苏堤春晓

作 者 王旭烽

策 划 袁 敏

责任编辑 姚 丽

书籍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75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45-3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西湖十景



蘇堤
春曉



这条堤，横在西湖之上，六桥相携，杨柳成行。八百年前苏东坡在柳下抚髯，看着前朝的白居易从对面白堤上飘然而过，不禁慨然长叹：白公啊白公，如今我和你一样，也有一条堤了。这是一条万古流芳的堤啊，怎么不应该赋诗一首呢？于是即诵成行：……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山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现在你应该知道，这条堤本来有它自己的故事，深入人心，众口皆碑，题材独占，任何想再重新覆盖于其上的企图，都是一枕黄粱，而且不可能再现。须知，对于永恒而言，重复是险中之险——除了为加加林欢呼，有几个人能说出那第一个以下的登上月球的英雄？即便是苏东坡，当初也不是为了与白居易一争高下而修建此



堤的。东坡修堤，初衷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因此代代相传，以苏白二堤为湖上双璧，乃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以上所言，无非想说永恒与苏堤一样，是一种偶然。除了苏东坡永驻于此堤，其余的人不过是在这条堤上来来往往的时光过客，掠过了，然后，烟消云散了。

我的朋友吴为，作为一名电视制片人，早已明白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真理。他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三十岁以前在报社工作，因为专门从事反面批评报道而成为城市的毁誉参半的英雄。那时他像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公鸡，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出五音不全的叫声。他渴望崇高，想象那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大场景，他自己就先脸色发白——是激动得脸色发白。后来，他经历了这个年龄段人基本上都要经历的人生悲喜剧，他成熟了。按我们这群酒肉朋友们在饭桌上对他的评价，他终于发育了。

终于发育了的吴为，一发而不可收，以后五年的经历十分顺利。打个比方，就像度过初恋劫难考验的人，以后一连串的男欢女爱，看似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其实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按部就班地展开着他的人生。

三十五岁春天的那个夜晚，他驾着自己刚买的桑塔纳新车——对外他一直说那是借来的，这就是终于发育了的人的标志之一——身旁坐着领导的女儿，这也是终于发育了的人的标志之一——到苏堤南口的饭店去吃订婚饭，那是像电脑一样计算好的事情。三十五岁，的确已经到了人生最光辉的年龄。爱情早已结束，婚姻终于到来，吴为不虚人生之此行。

饭店门口停着一辆公爵王，是吴为的朋友钱成大的车，这位大富翁早就嚷嚷着要见吴为的小秘，吴为也早就嚷嚷着要钱成大为他的下一个动作提供资金。吴为的另一个朋友韩蒿是打的来的，吴为下车的时候，刚好看到他的那双破皮鞋从夏利的矮座里伸出来。身旁的花怒放就跺着脚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哆罗罗，哆罗罗，你怎么不打个电话，让阿为来接你啊？”

韩蒿和吴为从小就是同学，韩蒿与“寒号”谐音，由寒号而联想到小学课本里那个著名的寓言、再由寓言联想到“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从而使韩蒿一变而成为哆罗罗，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韩蒿成年之后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稿，吴为常常指着报纸上的署名文章说：“瞧，哆罗罗又在聒噪不已



了。”但吴为见了韩蒿，却不再叫他哆罗罗。这倒不是说他韩蒿一旦成名，今非昔比，已经完全没有儿时那种寒号鸟的神态了。不，韩蒿在一家濒于倒闭的杂志社工作，离婚后久未成婚，又瘦又高，长脚鹭鸶一般，袖口裤脚吊起，更像一只“寒风冻死我”的寒号鸟了。正因为他更像，所以吴为才不在当面叫他。须知当面的尊重与背后的奚落，已经不是一种缺陷乃是一种美德了。

这些两面派作风我统统一清二楚，因为我对吴为也是这样。从骨子里说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最亲密的敌人。他是不是当面叫我哆罗罗，都不影响我对他的认识。我对他的态度和他对我的态度一模一样，当面我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无不为(这是我对他的哆罗罗的有力回击)，昨天我又看到你和一位小姐在西湖边促膝谈心，新面孔，新面孔，生命力旺盛！佩服，佩服！”背后我对其他人说：“吴为这个小子，什么都占了，别看今日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不过这些话我从来也不在仪维面前说。仪维是我的未婚妻，而且我们刚刚登记，也可以说不是未婚妻了。现在大家应该明白我就是韩蒿了吧。我是听说吴为已经和怒放登记之后，夹脚屁股跟在后面登的记。吴为让我

带一个女人来，我就把仪维带来了。

其实我知道这样不好，对仪维不尊重，我应该告诉她我是把她拉来和吴为打对擂战的，可是我说不出口。我们这种人的一些心思是不能够去分析思考的。有些聪明的女人就心领神会，和你强盗装正经，各自想拳经。但怒放小姐不懂成熟男人间的微妙，张口就是哆罗罗，倒把我这个刚刚下车的吴为的老搭档叫了一个顶头呆。怒放姓花，这已经有些稀罕了，又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时生的。全国人民心花怒放，父母一激动，就给他们的女儿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怒放比吴为小整整十三岁，原来就在吴为的节目组做主持人。她爱上她的领导，不是没有阻力的。但越有阻力她就越爱得乐此不疲，反倒让吴为来了一个以逸待劳。怒放小姐的父亲又是吴为的上司的上司，有那么两三年，这位父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决策此事。不敢太反对，怕物极必反，当然也不能同意，十三岁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又不吉利的数字啊。但吴为的上司却在这期间怂恿默许，使吴为先生得心应手，大有乘龙快婿舍我其谁之势。时间长了，面包终于有了，而且还有了牛奶巧克力，现在又有了桑塔纳。两头一比，那个十三算得个什么。时代不同了，上



司的上司虽然主管意识形态，但也已经有了充分的经济意识。因此在三天前摆下一桌，干杯干杯，皆大欢喜。

前些天，吴为和花怒放小姐就去有关部门领了结婚证书。虽然内容早就有了，形式依然是必须的。领了证来，吴为就分别给钱成大和我打了电话，说是要请我们吃饭。他没说他已经成了有妇之夫，只说大家聚聚，大家都把女朋友也带来。他之所以这么说，一是以示宽松——你想，可以带一个女人来白吃饭，而那女人又不是自己的老婆，这是一次多么令人羡慕的休闲活动啊，比洗桑拿舒服多了。二是他不想让人家为他的结婚破费。他不缺小钱花，尤其不想花我的可怜钱。但也不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大家聚聚，别无功利。他的下一个动作，需要钱成大的大钱，需要韩蒿的剧本。三十岁以后，他就不再只做一件事情了。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做两至三件事情。顺便说一句，现在我们这群人和从前不一样，都在做事了。从前我们主要的事业是追求爱情，虽然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但钱袋里面空荡荡没有关系。现在我们追求成功，没有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做事情，也就是挣钱，且同样挣得上气不接下气。呼吸正常者，也就是吴为吧，他是高手，这一点不承认也不行。

正因如此，目睹没有轿车没有老婆的韩蒿下车，而怒放小姐还要称他寒号鸟哆罗罗时，吴为是感到有失分寸的。他已经发现韩蒿的脸色在暮色中有了一种尴尬。吴为就轻轻地拉了一下怒放，然后高声说：“韩大作家，不要金屋藏娇嘛，把你的玫瑰花也捧上来一展风采。”

原来，透过夏利车的车窗，他已经看到车里还坐着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这个韩蒿，果然把女人找来了。但不知为何，那女人犹豫着不下车。吴为为了表示热情，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刚才哆罗罗之称的歉意，殷勤地上前一步，打开车门。那女人从车里出来，礼节性地一笑。韩蒿突然上前搂住那女人的肩，心慌意乱地说：“这是仪维。”

透过他的西装革履，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吴为的心猛地一沉。我们今天算是过了第一招。因为我们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们了。从前的我们说话就是说话，动作就是动作。现在的我们，说话就是放箭，动作乃是宣言，它可以有诸种表示——问题是我此刻的这个动作赋予的每一种可能，都让吴为反感。他怔了一下，还来不及调整自己，我就声明：“我们前几天刚刚登记。”

怒放叫了起来，还拍手，说：“怎么那么巧，我们



也是前几天登的记。”她还要往下说，却见身旁的吴为摇晃了一下，连忙扶住他，问：“是不是又耳鸣了？”

的确是耳鸣，但又不是耳鸣。我们朝前看看，苏堤深不可测，淹没到夜之中去了。

我们最初喜欢苏堤，是和苏东坡无关的。我们喜欢它，主要原因是它比白堤自由。我们在苏堤旁把自己脱得精赤条条下湖游泳时，不太能够碰到治安指挥部人员们的横加干涉。我们在湖边垂钓，很是渔猎了不少东西。那时我们的欲望正常，一条小虾就能让我们欣喜万分。按照常到湖边散步写生的丰子恺的说法，几根小虾就够我们过一顿老酒了。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是好孩子，也是苦孩子，我们是不喝酒的。吴为的家很穷，因为他父亲在劳改农场，母亲，依《高玉宝》小说家言，乃是一位缝穷的。吴为的上面有一大串的兄姐，吴为的下面也有一小串弟妹，因此，我们的小鱼小虾很是帮了他家的忙。也许这就是我们长大之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既爱且恨的关系的根本原因吧。有许多人都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我也是。每当我与别人用轻松的口气叙述自己的老婆怎么样被台湾老头挟裹而去时，我的

幽默就发挥到了极致。是的，我仇恨那些主动挑起话题逼得我不得不伪装潇洒的人，因此我理解吴为，我就是那个挑起他童年话题的人。他一看到我就会想起我们在苏堤上度过的日子：我们光屁股下湖；我们躲在月季花丛中偷看情人接吻；我们抢比我们更弱小的孩子们的鱼虾；我们还向成双成对的有情人扔石子；我们抱走别人放在西湖边的衣服，害得他们月上柳梢头时也只能泡在水里；我们甚至曾经无耻地向西湖里相互比赛滋小便；我们偷摘莲蓬时被人抓住，吴为被人绑在大柳树下时我们纷纷做了鸟兽散，远远传来他求饶的哭声直到今天还余音绕梁。由于我们的童年过得比较下三滥，所以我们今天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面便也有了一点浪荡气。有点浪荡气是不可怕的，甚至还会给女人带来某些魅力。问题是那浪荡气之下的窘迫——我们一直不把这看得很重，但吴为不一样。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窘迫。如果不是时运逆转，这份窘迫会像着了魔似的越发越大，终于长成高墙，足以把我和吴为隔成陌路人。

感谢胜利的十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吴为的父亲平反回来。作为一名癌症晚期患者的二十年前的资深老记者，他带我们去苏堤，给我们讲苏东坡。讲那个八百



年前的贬官、天才、长脸大胡子先生，怎么样两次来到西湖，怎么样把西湖当了杭州人的眉毛眼睛，怎么样给想做和尚尼姑的人发了一百张身份证，换得钱来筑了这流芳百世的堤，怎么样为了让皇帝老儿同意这样的好事，找了一个西湖水能酿天下好酒的借口。我清楚地记得，吴为的父亲站在跨虹桥下，向着里西湖金沙港畔层层水杉的倒影，向着水杉顶上的将落未落的斜阳，长吟了一首苏东坡的《浣溪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彼时，湖面黛青，有一只水鸟滑过其上，倒影里的斜阳微微地颤了一下，就不见了。天一下子暗淡了下去，风就凉了，长堤如诉，六桥无言，湖上空旷，湖下幽深，我看着归来的囚犯，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他活不长了。我强烈地感到人生如梦。这时我看了看吴为——唉，我本来是不想热泪盈眶的，但吴为的样子让我忍不住哭——我们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小儿女状，再也没有为同一件事情流泪的时光了。不久后在吴老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也没有流泪，我的印象中吴为好像也没有流泪。我们不再到苏堤上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大丈夫。后来，我们成了大学同

校不同系的同学。

我记得大学时代我们各自在我们的系里翻跟斗打虎跳出风头，他学新闻，我学中文，倒也互相吹捧，有应有答。毕业后他去了报社我去了杂志社，我们还算是紧密合作过一阵。我们后来的关系越来越淡，这并不是说我们之间越来越少见面。恰恰相反，我们三日两头在一张宴桌上吃饭。一开始我们挖苦名人，攻击时弊，后来我们开始相互挖苦，也相互掏对方的口袋。再后来我老婆私奔了，没有人来安慰我，我很高兴。如果有人来了，我会生气的。这也许就是我心里开始排斥吴为的开始吧。他终于来了，带来两个美人儿。我和他喝得酩酊大醉，还在苏堤上，为苏东坡大吵了一场。当我说东坡是怀疑主义者的时候，他非说苏先生是虚无主义者不可。我们各自举了很多例子，弄得差一点打起来。再后来，我认识了仪维。从那以后，我就不想再见到吴为了，虽然我们依然三日两头地在各种宴席上见面。

吴为和仪维，只在苏堤上散过一次步，要不是他们今日重逢，他早就把这事忘记掉了。现在记起来了，却叫他不好受。他不喜欢恋旧这种感情，也不相信文学



作品上那种往日情怀式的伤感。他早已习惯了不说正经话，记不起来自己有多少年没用过同志们这个词儿了。他总是说，弟兄哥儿们，老乡们，姐姐妹妹们……这些词语是没有记忆的，平面而没有纵深的，一次性消费的，吴为用得很顺溜。吴为想通了，不怀旧，也就是不让生命有重量。重量这个东西很不好。比如此刻，在暮色中，突然冒出一个仪维，叫他不得不起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个夜晚：他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美丽的桥，那些桥又有那么样的美丽的风花雪月式的名字，他们翻过一座，就使自己的心灵深情一次。于是，他们的话题，从第一座映波桥的苏东坡开始，而以第六座跨虹桥的流芳百世而告终。然后他们就不再用语言，而是用肢体作了一次切肤之谈。再以后的事情没什么可说的。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堤走完了，故事也就完了。许多吴为曾经以为是刻骨铭心的事情，后来回头一看，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但那也不是真的回头看了，那不过是一边向前看的时候一边想着，假如向后看才会出现的感慨。现在倒是尴尬，这个哆罗罗，真的叫他吴为来了一次向后看——结果怎么样——耳鸣了！